

看诗不分明

(46)

成熟的诗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大诗人更是风格显著。但在他们一生的作品中,有时会出现一首或几首诗作,与寻常风格大异,简直判若两人。

岑参的《春梦》:“洞房昨夜春风起,追忆美人湘江。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如此单纯的儿女情长,如此缠绵的一往情深,真不敢相信,这是岑参——以奇峭豪放的边塞诗、以金戈铁马、宏大气魄令人震撼的岑参。只有两点略需留意:“洞房”指深邃的寝室,而不似习见的“洞房花烛夜”中与新婚有关。“美人”是离别中的伊人或故人,并非“美女”之意,也不一定是女子,有专家就认为这里是丈夫,而第二句一作“故人尚隔湘江”,亦可作旁证——所思者确乎是男子。除此之外,整首诗很好理解:昨夜春风吹进了深邃的寝室,让人惊觉已经是春天了,于是想起远在湘江之滨的伊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梦中只用了片刻工夫,就已走完数千里路程去到江南了。这是写梦境,也是写思念之深切迫切,以梦境的恍惚写感情的真切。

同样让人惊讶的是白居易《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本来《冬至夜怀湘灵》那样直露浅近的诗才“像”白居易:“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而《花非花》何其朦胧飘忽,何其含蓄不尽!此诗专家认为诗意大致是悼亡或追念、惋惜。也许可以再宽泛一些,理解成由爱情引起的灵感颤动,而且唯其很“白”的含蓄、空灵,更足以让人生发出自己的想象,唤起许多对曾经体验或者错过的美好之人、美好之事的追忆。那朦胧飘忽的未被命名的,令人怀念,又难以挽留;徒增伤感,又不能也不愿忘怀。

李贺诗风和白居易正相反,最喜弃熟就生,弃常就异,因此冷僻奇诡,凄艳阴冷,沉郁晦涩。但也有例外,比如《致酒行》:“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吾闻马周昔作

今年江南的冬天,来得真是无比峻急,昨天还暖阳高照,着单衣都热得直想捋袖子,今日就骤降十余度,寒风凛冽,落叶纷飞。街上人们乱穿衣,有光着脖子丝裙飘飘的女孩,也有套上了羽绒衣的中老年人。报上说,杭州果断入冬,孩子问,这是不是“冬至”?我不禁莞尔——冬至并非意味着冬天的到来,而往往代表着一年中最冷的时节的到来。

冬至

郭梅

古人非常重视冬至,甚至说“冬至大如年”,自然,美食是少不了的。很多地方有冬至吃羊肉或饺子、馄饨的习俗,比如银川人在冬至照例要吃“头脑”,就是羊肉粉汤,而苏州则有著名的藏书羊肉。今年春天我参加《和时代同行》大型采风活动,走了一趟金华。义乌小镇佛堂古意犹存,印象颇深。如今西风起兮,当地文友赞不绝口的佛堂羊肉早就飘香了吧?

旧时,民间流行填九九消寒图,就是繁体的“庭前垂柳重待春风”九个字,每字九划,共八十一划,从冬至开始,每天按笔顺填一笔,九九之后春回大地,图也就完成了。而填充的颜色则往往根据当日的天气而定。也有做对联的,每联九字,每字九划,每天在上下联各填一笔,如上联是“春泉春柳春荣春美”,下联对以“秋院挂秋秋送秋香”,称九九消寒迎春联。而图画版的九九消寒图则是在纸上绘九枝寒梅,每枝九朵,一枝对应一九,一朵对应一天,每天也根据天气实况用特定的颜色填充一朵梅花。

繁花之外
独出一枝

潘向黎

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这是李贺少有的直抒胸臆和行云流水。沉沦中的抑郁情绪和受激励后再次燃起的凌云之志,表露无遗。李贺因其父名晋肃之“晋”与进士之“进”同音,居然以犯讳为由被剥夺了应试资格,英才不展,忧愤哀伤,“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二十七岁便去世,没有子女,只留下二百余首诗。作此诗时他沦落长安,又体弱多病,友人置酒宴请,席上主人举酒祝李贺健康长寿,三到六句是主人以汉代的父子父、唐初的马周经历困苦而终获大用的例子来劝勉李贺,希望他不要因眼前困顿而忧伤失望。李贺听了友人的劝慰有所开悟,也暂扫彷徨无依之愁云,表示要振作精神有所进取。读此诗,觉得李贺是在一种薄醉之中,难得地摆脱了纠缠着他的痛苦,也忘却了要“奇”要“涩”,就是天地间赤裸裸的一个人,痛痛快快地抒发属于此生此世的情怀。

而幽深飘忽如珠泪玉烟的李商隐,能写出酷肖杜甫风格的作品吗?答案是:能。且看这首《杜工部蜀中离席》:“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惜分。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沉郁顿挫,苍劲厚重,精严工稳而错落有致,俨然老杜!题中的“杜工部”点出了此诗与杜甫大有关系,因为当时李商隐正要离开的四川局势和杜甫当年离开成都时相似——都是内乱外侵,还因为“这首诗虽然写的是作者当时之事和席上之感,但它不仅风格上模拟杜甫,而且口吻也像杜甫,就好像是代杜甫所作一样”(王思宇语,《唐诗鉴赏辞典》)。李商隐一直立意学习杜甫,前期的《重有感》等诗从题目、取材、风格、用典、炼字等方面,都追摹杜甫,也颇得神韵;到了后期,《杜工部蜀中离席》《筹笔驿》等仿杜之作就在工整之外,更从容自如,富有变化,也更炉火纯青了,因此敢于“代”老杜作诗。天纵之才,一至于此。

这些“特例”,如一树繁花之外,独出一枝,花色迥异,令人惊喜之外,珍惜不尽。



由于种种原因,我无缘踏入大学之门,朋友们劝慰我说,那就不用读了,就像高尔基的“我的大学”那样上大学吧。但我想,既然接受大学教育已是现代社会的普遍要求,那还是不能放弃的。就在束手无策之际,自学考试制度推行了,这让我终于有了一圆大学梦的机会。

1984年11月,我报名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自学考试,共有二十一门考试课程。第一次开考,为了检验自己有没有“自学”的能力,我一口气就报了四门,结果全部通过,这使我信心大增。要知道,自学考试真的就是“自学”,那时,除了规定的必读书和参考书,既没有老师讲课,也没有什么辅导班,完全靠自己用心钻研教学课本,所以悟性是十分重要的。

参加自学考试的第二

我的大学

简平

一江烟水照晴岚

——斯美塔那“伏尔塔瓦河”与张养浩《水仙子·咏江南》

蔡西民

波光粼粼,宽阔的伏尔塔瓦河奔腾向前流,去见高原的姐妹,去会林海

见西班牙谚语“高墙挡路,先把帽子扔过墙”,深以为然。其实我们在插队时早就扔“帽子”了。

早扔了“帽子”

赵全国

当年哪怕有几公里路,又挑着担,也全靠一双脚走的。路上拖拉机不少,但傲气的驾驶员瞧着我们招手总是视而不见,绝尘而去。想学铁道游击队,又很难下决心。那天我们从窑里水库挑着铺盖回家,见一辆拖拉机正爬坡,黑皮突然奋力将铺盖朝车斗上一抛,然后发疯似地抓住后挡板往上爬,终于成功。事后他解释说:“铺盖抛上车,我没了退路,于是平添一股力量。”后来胆大的插兄都学他,我和几个优柔寡断的人始终不敢。多年后,黑皮他们发展得都不错。

我辈生也晚,不然这句“先把铺盖抛上拖拉机”也有希望收入《世界谚语典故大辞典》的,那就没西班牙人的事了。



为什么我爱画历史画

汤沐黎

困惑了我好长时间,结果答案在电影院里找到了:银幕上的演员如金焰、王心刚、秦怡、张瑞芳,他们的帅和美不容置疑地归功于我们祖先的“光辉形象”。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思考再三,终于悟出了结论:中

我年轻时读吴湖帆先生的画论,他说,恽南田的画初学画的人总以为很柔美,有一次在他收藏到的画中意外地发现一幅恽南田的画,看似柔美,骨子里非常劲挺。于是他非常有感触地在他的梅景书屋的日记中写道,平常所看到的那些没有风骨、画得妩媚的画都是赝品,是仿造者不知恽南田用笔的功力。吴湖帆先生的这段画论对我日后的学画过程给予了十分深刻的提示。

从中国画史上看,元明山水的大家大都是南方人,虽然他们的画风从风貌上看幽情秀美,不似北宋的山水用笔显山显骨的。这是因为南方的画家多文人,北方的画家多士人,士人直率,文人怀情,所以南方画家把寄情作为画风的风貌,不同于直抒胸臆的北方画。真如吴湖帆先生归纳的一样,貌似一种超然的情采,主要看骨子。如同南方画家把国画的风貌归为情采一样,深入情感而藏风骨,所以,画面幽秀,其神韵如“幽亭秀木,美人横波微盼”,非常抒情画面的诗意。一幅画中满幅情采,把风骨的刻画深情地蕴藏在笔墨的功力之中,以致没有书画艺术修养的人,是无法体验其中的风骨的。陆俨少先生在他的创作感受中也讲到这一点,他去写生时,南方的山脉郁郁幽幽,不见山骨,似乎无从下笔表现笔的功力。所以陆俨少先生为了突显南派山水的风貌,一生中极尽“杜甫诗意图”的创作,就是把杜诗中重功力的现实主义的精气神与南派山水画风的抒情,也就是诗意融合起来,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傅抱石更在屈原的“离骚”的诗体中,神灵般地意会到“离骚”那种“香草美人”般的楚文化的瑰丽,“离”与“骚”完全是南派艺术形式的同名词,是风与骨、貌与神的一致,使傅抱石创作了南派风骨神韵的山水与仕女图,开一代现代南派画风。

你在读古今画论中,从那些大师的创作体会和经过你的创作感受中,就会明白如何在创立风貌中深藏风骨,笔功中灵显山水幽秀的抒情意味,这就是南派山水的本质。你就会明白笔力不能脱离幽秀的画面,不能脱离祖国山水之美而独立成为一种书画元素。就如我曾临米芾的书法,为何米芾的书法有一种超然的神态,便是米芾在南方的书画艺术中探寻到一种落英缤纷,君子之骨,这就是中国画的本质。如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一样,互相映照的是心心相映的月影,“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现实中还是孤身一人,是风骨使你如此潇洒、浪漫、有情有姿。

虽说自学考试靠的是自学,但我在撰写毕业论文和答辩时,却被主考学校华师大“分配”了一位指导老师,那就是著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徐中玉先生。这真是一种幸运,即使能在大学里深造,也未必有这样的荣幸。徐先生担任了十五年全国高教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主任兼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那时,他还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事实上,他完全无需事必躬亲,但是,他不图虚名,对我这样一个普通的考生亲力亲为地既热情指导,又严格要求,使我得以顺利完成了论文并通过了答辩。

1993年12月,经过多年跋涉,我终于取得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证书,完成了“我的大学”。

2010年春满大地,我回沪看世博和百岁的父亲,不知不觉卷入了中国文艺复兴的大潮。先创作了《徐光启和利玛窦》(粟裕大将)《周小燕和她的学生们》,继而又为华夏商会举办的辛亥百年庆祝活动绘制了《武昌起义》,为上海视觉艺术史学院历史画创作研究中心作品展出了《周穆王辞别西王母》,尺寸也从1米、2米扩展到4米。当年画《霸王别姬》时的自己,初出茅庐,风华正茂,今天的我已是两鬓微霜。黄忠宝刀未老?廉颇尚能饭否?还请公众到上海美术馆定夺。

十日谈

我与历史画

明日请看《画董其昌肖像,曾使我为难》。



湖滨晴雨



今宵别梦寒

张忆鸣

篆刻